

聖袖乾坤

伍淑賢

這題目你沒看錯，我也沒寫錯，是電台有人讀錯，而且是時事節目主持人。話說前幾天曼德拉舉殯，全球政要雲集南非出席禮。我早上快要起床，邊聽商業一台兩位主持人在聊當愛世界大事，聽聽一位男主持說：「某政要對曼德拉的「悼」辭。」這時另一位比較資深的女主持，馬上本能地糾正他，「應是「悼」辭」。我已經即時全醒，覺得很好笑，但更好的還在後面。隔了一分鐘，不到，女主持又說某人要「悼」曼德拉，可憐的女主持又得馬上糾正他，「是「悼」念」。不知到我擦牙洗臉的時候，曼德拉沒有再被「悼」念。

「掉」念曼德拉

「悼」字也沒甚麼大不了。文字修養的確是一代不如一代。我們的前輩，即使是讀數理化的人，也比較讀語文文學的，中英文造詣都要深。前來看我們不濟，猶如我們看年輕人的不是，所以我不會太責怪他們。上面例子的可悲，在於糾正之後，馬上又錯。學習與改正，今天是否已不可能呢？

香港電台也不能倖免。比如莫言得諾貝爾文學獎，晚上就有女主持人說他主要作品是《豐乳肥臀》。《豐乳肥臀》是幾時改名的呢，叫人啼噓。又有天早上報交通，提到紅磡仔「蔗」街一帶很擠塞，我差點沒笑倒在地。仔蔗街是從Maha Street音譯過來。我們在紅磡讀小學，一些男同學貪玩，故意讀錯，講「蔗」街來開玩笑，誰知數十年後竟認真，還成為嚴肅的資訊！後來想，除了粗心大意的問題外，社會也真是不同了。要認得這個「蔗」字，就先要在文史科讀過「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或知道甚麼是「庶母」、「庶出」等觀念。我們整個中小學階段，有好些同學的爸爸都有正室也有平妻，一家多房人，所以我們都知道「庶」是一種怎樣的生存狀態。至於蔗，更是街頭常見，吃過肉喝過汁。「蔗」和「蔗」絕不會混淆。只希望我們這一輩日後離開，拜託不要被「掉」念就了。

少林小說

上周五，嶺南大學搞了個「亂世桃花逐水流：一九四〇至五〇年代的廉紙小說」研討會。所謂「廉紙小說」，指一些流行的「三毫子小說」；在此之前，那些薄薄一冊、排版排得密密麻麻的「書仔」，已泛濫一時。這些「書仔」，如周白蘋的《中國殺人王》、《牛精良》系列，和我是山人的《武俠技擊小說》；再追溯遠些，一些民間說部如《鬼才倫文敘》，一出就十八小冊，賣到洛陽紙貴。這些「書仔」，雖不是「三毫子小說」，但一樣成為大眾喜愛的精神食糧。為了參加這研討會，訂了個專題：「少林寺中的山人」，重翻了不少資料。羅家英這番話，卻成了「經典笑柄」，他說：

「原來以前嘅少林並冇作家咁出名，是一個叫我佛山人嘅作家，將方世玉啊，三德喇喇寫成小說，廣泛流傳，少林至聞名於世。」



這書已難尋，作者禪山人亦不知何許人也。

我佛山人是晚清小說家吳趸人的筆名，因是廣東佛山人，故名。我佛山人從來沒有寫過方世玉、三德和尚，少林故事也無。羅家英搞錯了，我佛山人應是我山人對。我是山人名陳勁，戰後撰《三德和尚三探西禪寺》，一炮而紅；跟着續寫一系列的少林技擊小說，確將少林名頭打得響亮亮。但在他之前少林故事的已蔚然成風，作者計有鄧羽公、齋公、崆峒、念佛山人、禪山人等。其中，禪山人不知何許人也，料亦是佛山山人，寫了不少少林故事，如《少林五梅下嶺南》、《胡亞彪大開武當山》等。胡亞彪據說是胡惠乾之子，與洪熙官之子洪文定聯手誅殺了死敵峨嵋派的白眉道人。禪山人在《胡亞彪大開武當山》中已詳為記載，不足再「此事已在《洪熙官大開峨嵋山》中已詳為記載，不足再



古布斯坦岩畫。

千年岩畫藝術

南高加索的三國行程，安排參觀的多個景點都是表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項目。亞美尼亞看了三個，格魯吉亞有一個，阿塞拜疆也有兩個，而且還是安排在一天內遊覽。古布斯坦岩畫史前岩壁畫遺址位於古布斯坦(Gobustan)的西面，距離巴庫大約六十公里，此遺產地面積約五百三十七公頃，它本身屬於古布斯坦國家保留地，為了保護區域內的古代雕刻、泥火山，於一九九六年被列為阿塞拜疆國家歷史景觀。二零零七年表列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導遊小姐介紹：在一九三九年，考古學家開始在古布斯坦進行考古調查，迄今在古布斯坦已發現與紀錄的，約有六千幅的岩壁畫。最古老的岩壁畫已被鑑定屬於西元前一萬年至中世紀至十世紀的作品。古布斯坦被視為西元前一萬年至中世紀的知識唯一來源，並涵蓋歷史、文化、藝術與考古領域。在前往岩畫遺址的途中，一路上全是石頭山，頗為壯觀，遠遠就看見一座造型奇特的山，抵達目的地時，山下有一座大門，順着遊覽指示圖欣賞了沿途的岩壁畫，有各種動物、狩獵的場面、各種宗教儀式、跳舞的人們、划船的人們等當時人們的生活場面，雖然繪畫的手法還很粗糙，但卻傳遞着原始的、單純的感動，在荒涼的環境下看着這些岩畫，彷彿回到了遠古時代與他們一起狂歡。

其實，在岩畫遺址的出口處，建有一座博物館，裡面展示了許多出土的石器、陶器等文物。在這裏展示了可供參觀的岩畫路線和位置，加上文字解說，資料豐富，頗具吸引力，值得留連片刻，細意欣賞。

登上金門島(上)

稍懂些歷史的我總感覺金門就是一門大炮，是台灣的前沿，是大陸的敵人。對我輩來說一直有謎一樣的感覺。到廈門無數次了，總是隔海相望，想像着海中的一個島，島上的幾門炮，還有帶着鋼盔的兵和種糧食的農民，稀稀拉拉的，人煙很少。

登上金門島是2012年12月22日。起個大早一個陰天的周六，廈門城裡人們還在睡夢中時驅車到東渡國際碼頭。碼頭裡旅客稀稀拉拉，很多騎山地車的人們推着車聚集在一起，要擺渡到金門去登車旅行。

金門，其實在霧濛濛的早晨在海的那方我一點方向都沒有。遊船啟動時，我並沒有想像中將前赴一個從少年時期開始就對之充滿了好奇和感到神秘的地方那樣激動。海水嘩嘩地在船幫泛起又流去，廈門的高大建築漸漸下去，海域漸漸遼闊起來。很多人都談到在海上的暈船，然而與我好像沒有聯繫，我坐在靠船的座位上甚至還喝了茶。

整個航行要一個小時，我們駛過了小金門，看到了那個寫着「三民主義萬歲」標語的小金門島，然後海域漸寬，繼而波浪漸大，然後船身開始了大幅度的起伏，我開始感到眩暈，將頭緊貼在前面座位的靠背上以抵震動，然後我的胸中開始湧起大浪，最後開始嘔吐……這個時候我想到三國時交戰在水域的不熟水性的北方兵，開始體會到了那時完全不相信的因不習水性而導致全軍覆沒的現實性。

後來我知道在那個水域是暗湧最多的，湧在海面上比波濤更可怕。好在湧是在船已距離終點15

分鐘航程的地方，我吐了幾口後船就靠岸了。

整個船上都是中國人，每人都講着福建或廣東、普通話，極少的人還講上海話(遊客)，很多婦女拎着菜籃，好像是市場採購歸來一樣。即便是任何外國的跡象都沒有的狀況下，登陸以後，在那個簡易的金門海關我還是感到了外文化的氣息：繁體字的標識，很重的台灣口音，甚至內設的櫃檯也像是三十年代電影上的，有半圓形的窗口，裡面好像就要出現帶着圓形鏡片的老店員。入關的人並不多，但工作人員的辦事效率卻很慢，也沒有很強的應變能力，一個窗口積了很多人，另一個窗口的工作人員也不會開一個臨時窗口緊急應對。

陰天，青藍的空氣中時時還飄過絲絲細雨。天地一派青藍，萬籟寂靜，空氣中甚至瀰漫着草的味道。

出了碼頭，上了一輛出租車，在熙熙攘攘的碼頭並不擁擠，可一個轉彎後車子就行駛在了一條青色、蜿蜒的公路上。青灰色的天空，青色的大地，青色的公路宛轉蔓延，路旁盡是茂盛的植物，一片一片。天地遼闊，一派靜謐淡素，但即是沒有人跡的地方都是一片鎮定安詳之氣，即便是在一些沒有人跡的歷史軍事要地也沒有絲毫神秘感。我們甚至還下到了三十米以下的地下坑道，在地下隧道中的廣大水域中，肅靜也沒有感到恐懼。

到處是空曠的田野，樹木茂盛，古樹參天。天色灰灰的，空靈寂靜的感覺，好像回到了大陸的上世紀六十年代。一排出租車等在碼頭外面，司機都站在車旁，並沒有像到了熱鬧景點那種搶人

的感覺，一位排在最前面的老年司機走上来，溫和地說「遊景點嗎？我可以帶你們。」沒有多講，我們就坐上了他的車，我只是重複了幾遍，就去看典型的金門村子、古老建築。

文化底蘊：水頭村 金城鎮

第一站就是水頭村，她位於金門島西南方，是一個濱海村落，保留着許多昔日繁華時期所建造的閩南古厝與西式洋樓建築群，其中以具中國江南池沼園林風格的二級古蹟「黃氏西堂別業」，及高聳別致，兼可作為瞭望檣樓的西式洋樓「得月樓」，最具代表性。

出租車司機鄧先生身上有一股很濃郁的君子氣。進入村落後他帶我們最先看的是一所學校：金水民國小學。學校的全名是金門縣金城鎮金水民國小學，只是這個名字就已經將我帶回到了民國時代，其實對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民國只是一個電影上的概念，古舊的，遙遠的，電影鏡頭似的，但它充裕了溫文爾雅的文化與傳統氣質。

學校的門廊是米色石頭建築的，厚重的柱子撐起了學校的門，同時連接着校舍的房子，撐起一個下雨時早到的學生可以躲避一下的富有詩意的廊裙。學校的大門倒是不大，兩扇木門，安全又輕鬆的樣子。踏入院子，首先看到的是中央的一間坐落在7級石階擡起的會議室，牆壁上是一系列



水頭村

片：學校歷史，鎮歷史，最引人注目的是這個小學教室的牆壁上遍佈了對「閩粵僑鄉社會形成」，「中國移民的南渡」等的介紹。這些宣傳不是鑲嵌在精心裱過的畫框中就是用淡定簡約的楷體用毛筆書寫在宣紙上。圍繞着中央會議室是坐落在平地上的一圈教室。教室大小不一，地板都是紅磚品質的，潔淨大方又溫和，室內的桌椅都是實木的，油光可鑒。從未入過私塾的我突然有步入私塾的感覺，「史記」和「紅樓夢」彷彿都應該是在這個氛圍中被書寫和傳播的。

然後我們就去了水城包圍着的村落，映照在青色天空下的是四散在綠樹靜水旁的紅磚厝房。偶爾有老百姓走出院落，看到來往的旅客會輕輕的微笑，以一口溫軟的台灣腔問候，「來這裡遊玩？有需要吃住？」中庸的態度讓遊客們感到住不住，吃不吃全是你的事，他只是禮貌的問問，怎麼也想像不來你會成為他的顧客。

「黑色星期五」

上周五是十三號，市場俗稱之為「黑色星期五」。是破日、是跌市日，是好友的忌日，是耶、非耶？在此日之前，好友有戒心，不敢大動作看看。更何況，上周末股連跌多天，連累港股也下滑。從美國多個數據轉好，令人相信美國「退市」浪來了「退市」帶來後遺症將是銀根收緊，低利率時期將結束，轉之而來將是高利率降臨？市場中人都這麼想。

阿娘，愛妳

那又又到了回程時候，好不容易捱過第一程，剛上了那部去元朗。滿身油味的熱狗巴士。開動了，車旁竟出現了「哥哥，他身上僅穿一條Over Size的三角褲，跑着跑着，拋了一條書包上來，原來我這大頭蝦，放假連書包也忘掉了，「哥哥八歲人仔千里送書包，認真感激。」

一個後進導演翻抄舊專題，拍出一部爛屍片，突然大賣座，在國際影展得幾個獎，圈中多位傳導心思，照辦煮碗正正是「橋唔怕舊，最緊要受」，「橋唔怕抄」，最緊要有貨交」，有老導演正想「完再抄」之時，被影圈老雀按住「別動」說「爛屍鬼片」這一類邪門東西好邪門，好嘅唔靈嘅嘅靈，你翻抄可能大賣座，但運數唔好之人翻抄就可能靈嘅靈，拍爛屍片出現真靈嘅，拍假鬼會撞正真鬼，分分鐘搞出真人命，假鬼撞正真版，好易撞正大吉利是野嘍。

自此一役老海員都心中有陰影，說阿杜身負陰魂，很容易會被水靈急召，但本人膽正命平有怕，水火不懼，海上來去了幾十年，迄今卅載仍依然命硬如鐵，老海員都笑本師兄命硬如鐵，命大似鋼，能到老保命。本人水來水去七十多仍依然保命真是托天之福，上述所有真實之事並無虛言，心內知膽正命平四字十分重要也。為人行事心神正邪事不懼十分重要，半夜敲門也不驚才是正路，有甚麼事先跳落海，那就真的「你唔死我先死」，轉眼就死先可也，「膽」正是如此了。

思旋天地

思旋

淑梅足跡

淑梅

杜亦有道

阿杜

梅梅足跡

梅梅